

聖嘆選批古文卷末目錄

左傳

邾文公知命……………一

詹桓伯讓晉爭閭田……………一

西漢文

文帝

賜尉佗書……………二

尉佗

上漢文皇帝去帝號書……………三

司馬遷

伯夷列傳……………四

匈奴列傳贊……………六

衛將軍列傳贊……………七

平津侯列傳贊……………七

東越列傳贊……………八

司馬相如列傳贊……………八

淮南衡山列傳贊……………八

循吏列傳贊……………九

汲鄭列傳贊……………九

酷吏列傳贊……………九

大宛列傳贊……………一〇

老子韓非列傳贊……………一〇

游俠列傳贊……………一一

滑稽列傳贊……………一一

佞幸列傳贊……………一一

聖嘆選批古文 卷末 目錄

三代世表……………一一

貢禹

乞歸疏……………一二

杜欽

追訟馮奉世疏……………一二

谷永

諫驗梁王立疏……………一三

蕭望之

入粟贖罪議……………一四

唐文

李華

弔古戰場文……………一五

宋文

蘇洵

二

心術……………一六

聖嘆選批古文卷末

海巫亞公校訂

邾文公知命

左傳

看其動筆。如快刀切物相似。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此至理至言，又極厚快。一段只此八字二句，已畢下乃自解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自解苟利於民句。民既利矣，孤必與焉。自解孤之利也句。左右曰：命可長也。君胡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看他應聲將命字疾接在養民字後，句其意已畢下特筆勢厚快，不覺寫盡耳。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筆筆厚快。苟利於民，民既利矣，民苟利矣，一口只咬定利民二字，接連作幾聲跳。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詹桓伯讓晉爭閭田

左傳

看他初入手，便說周有天下，外薄四海，何爭地？田早自占得無數地步，已下只反覆祖宗封植天下，何至反數戎狄相制，却更不說到爭田事，真得立言之大體也。○與不許請墜一機妙文，兩機妙筆。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言周始祖當夏之世。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先有此五國。及武王克商，及周有天下。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有此二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有此四國。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又有此三國。吾何邇封之有？言周封疆外薄四海，豈止此近郊之田而已妙妙。○已上先說不爭此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

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至情至理直說出妙妙。已上方說不圖智乃爲此。先王居櫟於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

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自此以下說陰戎。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取猶言若。不

勝來則何至此也。此深諸陰戎之來。是何人所致。后稷封植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此痛實言來陰戎大得罪於祖宗妙妙我王伯父。猶衣服之有

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此歸重

於無王皆是皆先無王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閭田。反顯俘。

賜尉佗書

漢文帝

文字只要從一片心地流出。便正看。側看。橫看。豎看。具有種種無數美妙。任憑後來何等才人。含毫沉思。直是臨模一筆不得也。

○通篇家人父子語。只隱了王亦受之。毋爲寇患矣。一亦字。一矣字。是稍露皇帝風力。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五字先存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爲皇帝賜書却先致謝未爲皇帝時疎失書候便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三筆叙過三朝何等省不幸有疾。日

進不衰。以故諱暴乎治。引罪妙引罪止此妙妙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何等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說得卽皇帝位不足爲意此是孝文一片至誠之言初不以此制勝而制勝乃專在此乃者聞王

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一叙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

修治先人家。

一敘待佗

前月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

再敘佗

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

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再敘待佗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

上文已惡佗畢。此又明說二意。毫髮不用相。瞞待遠人。無過誠信。此是孝文天性合道處。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

此是一意。

吏曰。得

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此又一意不相瞞也。○既不用欺。亦不示恩。三王以後。如孝文豈非聖主。

雖然。王之號

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故使賈誼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患矣。

雖然一轉實不悅。其號爲帝却不與之略爭。只一順仍呼之爲王。而能令彼汗然中慙。妙絕。

上褚五十衣。中褚三

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字字句句。一家父子。

上漢文皇帝去帝號書

佗尉

心地是一片。便文字風格亦都是一片。不然。帝起代北。佗處粵南。其間遼遠。何啻萬里。河得二書。便如一筆所出。○此二書。便是前出師祭十二郎等文之所從出也。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更不必讀至下只此八字已去。帝號矣。蓋誠信感人之疾如此。

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

孝文自爲蠻封代北。有失書候。故倒寫至高帝側室。

之子句耳。今看其亦自倒寫是故粵吏言爲王。尙是踰分胡敢自稱帝號。便如響應然。

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

此言爲王尙是漢恩。

孝惠皇

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

此却不是順寫漢恩。乃起下高后一段。文字必須逐段逐句分別看如此。

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

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

叙漢失一。

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

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

叙漢失二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

叙漢失三兄弟宗

族已誅論。

叙漢失四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孝文委言吏看他亦委言吏委言吏事便輕妙自帝其國。非

大有害於天下也。

輕輕辨過筆舌之妙如此南中自古有人

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

叙漢失五下大怒字正與孝文溫語相對

老夫竊疑

長沙王譏臣，故敢發兵以戍其邊。

一故敢一輕輕辨過

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

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二故敢上先有一故字一非敢字下又有一不敢字俱是輕輕之筆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

亦是通篇小心語只此一行稍露鱗甲細細分別看之

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

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

兩老夫提頭俱是妙筆然俱是小心實心語

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

爲帝矣。

又一不敢字此一不敢字是今日生出

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

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伯夷列傳

司馬遷

每見從來論此文者，多將怨不怨字說天道無準，以爲史公自抒其憤。此乃大謬。不知此文雖以伯夷名篇，其實乃言自古至今

如伯夷其人，正不知有千萬萬，只爲不曾釋孔子大聖之所表章，便老死於水邊林下，竟以湮沒不傳。如此等輩，真可嘆息。今

伯夷則又幸而獨遭孔子三翻四覆說不置口，因而史公亦遂謬拾軼詩與之立傳也。他如許由、明明有塚而止爲不經孔子論

列。便到底不辨其人有無。何況下隨務光而外。連姓名皆不傳者。知有何限何限。至於後輒。則又特地與此一輩人洗發心地。言世間往往見盜跖以壽終。顏回卒短命。天之爲天。從來顛倒。然則彼其積仁潔行。何曾是有意徵天。實則各人稟性不同。立志又別。固有寧甘枵腹槁項以死。而斷斷不肯少損其潔白者。此自是各人意思所至。並非他人所得而強。故又有道不同一段議論。只是此一輩人。便湮沒無人傳說者多矣。真是可惜。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以位。一典職數十年。功用既勳。然後授政。二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先述詩書之難。如此作實。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易如此作主。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一許由。此何以稱焉。與詩書之文大

反河耶豈世本無許由而說者妄稱耶作翻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又真有許由作正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此乃正文非疑辭乃是深痛由光不曾被孔子論列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此是深幸伯夷却受孔子論列

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軼詩卽采薇之詩也。其傳卽詩傳也。

伯夷叔

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

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

陽山。詩與傳畢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此特作滑稽之筆。言孔子亦不必論得伯夷。果然雖只是名姓。却是虧他傳了。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

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已上是說幸而傳不幸而不傳。已下是說此一輩人立志屹然。不同流俗。雖天道亦不爲動。一旦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

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陪一許由。又陪一卜隨。務光。此又陪一顏回。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只是言立志屹然。天亦不盜跖

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言盜跖所遵何德。此其尤大彰明較著

者也。此句意言只應從跖不應如夷淵所行。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

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只此一段帶入自己。怨憤然只是說人生世上有何

天道惟有富貴壽考當盡力取之耳。如何乃有夷淵一輩人。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至此方正言無奈。志士仁人立志屹然。必出於此。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哉。其重求仁也。其輕天下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

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概論人各其志。言志士仁人只貴名存天壤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此特深痛操行如伯夷而不遇孔子。論列遂終不傳。乃一篇之正文也。閭巷之人。欲砥

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此又略作怨憤爲餘波。

史公不喜武帝窮兵匈奴然又不欲深論故特地一筆入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罔褒者言不得不褒則不如微之也。贊匈奴傳先著此一行最

有意。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

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此數十語逐句含吐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盪。忽然又撤筆外去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

哉。唯在擇任將相哉。不唯擇將兼宜擇相有味哉有味哉

衛將軍列傳贊

全傳寫大將軍戰功。至贊忽補寫蘇建語。便使人看大將軍是另一樣氣色。○全首蘇建語。史公只下得其爲將如此五字。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綏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二將軍之以功名終也不亦宜乎

平津侯列傳贊

讀公孫一歎。讀主父又一歎。人生世上。真是業報。

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八字胡可勝慨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此只是法上通時句。蓋贊公孫

上八字已盡矣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妙妙只二語。悲夫。悲得妙不特悲爭言其惡。亦悲諸公皆譽也。非悲主父正悲諸公也。

東越列傳贊

看他突兀提起看他歷落數去看他匠心兜轉只得十數語却是一篇最酣暢文字

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筆態突兀曲折○歷數代常爲君王數句踐一稱伯數然餘善

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數出由是知越世世爲公侯矣先提次數此一句鎖住也蓋禹之餘

烈也上文只了越雖蠻夷何其久也此句又串出其先世大功德也真正精神酣足之筆

司馬相如列傳贊

史公極許相如此古來文人互相引重真可敬仰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

其台德一也高引釋殆重詐相如矣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略抑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極揚○本有揚雄二十八字係漢贊是後人混

入今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明明說余採而著史通乃云相如自削去作何耶誠自作胡不少諱文君事

淮南衡山列傳贊

通首說淮南衡山臨了忽一筆颺開別說荆楚剽悍盡有道後服無道先疆史公慮之非一通矣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先引文歎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一筆不務遵蕃臣職以

承輔天子二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三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

臣下漸靡使然也。五筆楚地剽悍史公便亦作此剽悍之筆大奇大奇。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此句在傳外自結史公無限深意

筆。楚地剽悍史公便亦作此剽悍之筆大奇大奇

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此句在傳外自結。史公無限深意。

循吏列傳贊

史公真是本論便與孔子意旨一樣。

法令所以道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略予下便疾轉筆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妙語耐人十日思乃至終身思奉職循

略予下便
疾轉筆

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妙語耐人十日思乃至終身思奉職循

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仁人之言真乃藹如○史公最是出奇贊荊楚剽悍便作剽悍之筆贊循吏婉藹便作婉藹之筆其手腕中直是無所不有

仁人之言真乃藹如○史公最是出奇贊荊楚剽悍便作剽悍之筆贊循吏婉藹便作婉藹之筆其手腕中直是無所不有

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知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

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汲鄭列傳贊

汲鄭傳中。並不說及賓客勢利。不過贊尾略帶一語。而全贊乃獨發此。恐嫌未盡情事。故特攙入下。却翟公補寫數暢。

夫以汲鄭之賢。

層筆有
切右

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筆有層折。○下忽無端。另入一下。却翟公疎奇之甚。下。邦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

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

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分明翟汲鄭亦云。蘇長公純寫東方朔贊。李太白其法却出於此。悲夫。悲夫妙非悲汲鄭悲賓客也。

分公明翟
小傳

汲鄭亦云。蘇長公純寫東方朔贊贊李太白其法却出於此悲夫。悲夫妙非悲汲鄭悲賓客也

酷吏列傳贊

酷吏何足多數。然史公既於叙起時。引孔子老氏發端。言德薄刑苛。吏必不可爲矣。至於贊。則又表其各亦有長。此真所謂不偏。

惡不沒善爲良史之遺法也。

自郢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先一句然郢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辦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

史公不沒人善。有如斯斯爲良史者也。

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

漢李貞。擅礪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驚。水衡閭奉。朴擊。賣請。

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既不足數。又留其名與後人聽。

大宛列傳贊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老子韓非列傳贊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游俠列傳贊

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滑稽列傳贊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佞幸列傳贊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騭。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鷖。貝帶。傅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三代世表

五帝三代之記。尙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缺。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

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帝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牒。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乞歸疏

貢禹

極似疎略之筆。看其中間。異機縝密。精緻漢人文字。胡可易到。

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如此篇起大奇。更不奇。乃全爲下兩拜大夫受祿過饒反觀也。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此二句只是細寫上句。有田百三十

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再細寫却是寫得間甚。至句。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廩食大官。忽。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綵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加倍。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

活。再加倍。一筆。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愈。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又將二段自比論一筆。誠非

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一句忽。然結住。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慚愧而已。真心實意語。只因此語便消得上二段高官大祿不然豈非叨冒盜竊之徒。臣禹犬馬

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殮尸祿。洿朝之臣也。真心實意語。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真心實意語。只此二語須看其前一爲國家之大後一爲骸骨之細不得混混俱謂老病語也。誠恐一旦臨仆氣竭。不復

自還。洿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都是實事。然都是他人不肯語者。從實商量。君臣之間。有如家人。何其長者之行也。

追訟馮奉世疏

杜欽

文章家有曼筆。有悍筆。欲人徐思。實用曼筆。欲人疾悟。實用悍筆。切須知之。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

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一案○奉使有指言奉使自有本指擅興軍誅莎車却非其指也今匈奴支單于殺漢

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一案○看他叙兩案筆下輕重臣愚以爲比罪則

鄧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

生事同。筆如暑月驟雨不過數千百點而勢甚猛延壽割地封援而奉世獨不錄。追臣聲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

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上段臣愚以爲此段臣聞總是悍筆此老泉先生之所從出也奉世圖難

忘死。信命殊俗。武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信手拈括四字好願下有司議。

先是宣帝時。奉世矯制斬莎車王。上下議封。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

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

望之議。至奉世死二年後。甘延壽斬鄧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

者咸美其功。上從衆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諫驗梁王立疏

谷永

經以大體緯以至言如此文字後學胡可不爛熟於胸中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禮引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引帝王之意詩云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引詩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年少狂病四字斷始以惡言按驗。惡言怨望之言也既亡事實。而發閨門

之私。非本章所指。二王辭又不服。三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辜斷獄。四叙得亡益於治道。妙

只此一語便足悟上汗鑣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妙又

此數句私計之也臣愚以爲王少。句而父同產長。句年齒不倫。又與細辨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二

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三辨言旨驗問惡。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結住

精絕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此四句十六字乃即句頭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妙妙所不及。既

已案驗舉憲。句一宜及王辭不服。二詔廷尉。三選上德通理之吏。四句上德更審考清問。五著不然之效。六定失

誤之法。七而反命於下吏。八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汗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入粟贖罪議蕭望之

不惟通達治體。又最通達人情。此卽東坡先生之所從出矣。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民陽故有仁義之心。民陰故有欲利之心。二者並函於心。全賴上之教化。如此說方是聖賢語。不是頭巾語。堯在上。不能去

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堯說

桀不能有加於民。真是十成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結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入如此則富